



*Theme, Nation and Identity:
An Investigation on Yeats' Poetry*

主题 · 民族 · 身份

——叶芝诗歌研究

欧光安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Theme, Nation and Identity:
An Investigation on Yeats' Poetry*

主题 · 民族 · 身份

——叶芝诗歌研究

欧光安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主题·民族·身份：叶芝诗歌研究 / 欧光安著. —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8
ISBN 978-7-310-05164-9

I. ①主… II. ①欧… III. ①叶芝, W.B. (1865—
1939)—诗歌研究 IV. ①I56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1886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刘立松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北京楠海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230×160 毫米 16 开本 17.375 印张 2 插页 230 千字

定价：42.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序

王立新

欧光安副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主题·民族·身份——叶芝诗歌研究》出版在即，希望我能写些什么作为序言。我作为光安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当然没有推脱的理由。

正如书名所示，本书是一部对爱尔兰诗人 W. B. 叶芝诗歌创作系统研究的成果。众所周知，近代爱尔兰文学一般被归入英国文学的范畴，而以英国文学为中心对爱尔兰文学的审视首先使以爱尔兰凯尔特语（或爱尔兰盖尔语）创作的爱尔兰文学长期受到忽视。其次，即便是以英语写作的爱尔兰文学（或称英爱文学），与卷帙浩繁的英国本土文学相比也处于边缘地位。可幸的是，在这种边缘语境下，叶芝作为经典英语作家的地位却日益巩固。无论在叶芝的时代还是在其身后的岁月里，对他的持续关注本身其实就说明了问题。且不说庞德那句叶芝是“唯一值得认真研究的当代诗人”在当时引发的争议，另一位现代主义大师艾略特的赞语——“叶芝乃 20 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更证明了叶芝在现代诗坛上的崇高地位。时至今日，叶芝那幽邃深奥的神秘主义思想仍然如磁石一般，吸引着欧美学者的研究兴趣；像《当你老了》这样的名诗在中文世界除译文众多外，还成为了流行曲目的不竭源泉。

即便如此，综观百余年来的叶芝评论，爱尔兰历史文化语境在整个叶芝研究中依然是相对缺失的一环。早期叶芝研究（1960 年之前）重点有二：一是叶芝与爱尔兰文艺复兴的关系，二是结合叶芝生平对其作品进行传记式研究，代表作就是埃尔曼的《叶芝：其人与面具》。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的二三十年是新批评主导叶芝研究的时期，无论是布鲁克斯等人的叶芝作品解读，还是布鲁姆的专著《叶芝》都基本以文本细读为核心。近 30 年的叶芝研究则转向叶芝思想，注重文化研究角度的切入，例如叶芝与蓝衫运动之间的关系与余绪，以致出现诸如《叶芝与法西斯》《叶芝与暴力》之类的著作。然而，从爱尔兰本身历史文化的经纬来解读叶芝作品的研究成果却基本上付之阙如。事实上，爱尔兰古代神话、民间传说、历史传奇等既是贯穿叶芝终生创作的素材来源，也是其灵感的源泉之一，尤其在他的早期创作阶段，几乎大部分题材都与上述几个方面有关。从诗人的中期创作来看，则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爱尔兰历史中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等紧密相连，例如叶芝与毛德·冈、与阿贝剧院的关系，等等。因此，如果忽略对爱尔兰历史文化的深入理解，在相当的程度上是无法有效进入叶芝及其作品的诠释过程的。本书恰恰是从这一角度切入展开对诗人创作探讨的成果。在此意义上，它不但是对以往研究偏颇富有价值的补充，也显然成为了此项研究一个令人瞩目的亮点。本书的第一章综论叶芝创作、国内外研究以及爱尔兰历史文化。第二章以叶芝早期文本为分析对象，结合宏观的历史文化考察和叶芝传记，得出叶芝试图建构个人身份和爱尔兰文化身份的结论，是很有说服力的论述。第三章从叶芝的百余首诗中梳理出爱情和政治两个主题，并结合历史背景和作家生平，解读叶芝以这两方面为主题的原因，诗人又试图表达出什么样的愿望、观点和思想。第四章的论述以叶芝在诗中展露的哲学观为中心，其中专门辟出一节，分析了叶芝神秘主义哲学观的爱尔兰本土思想来源（即爱尔兰古代神话思想中的“轮回转世”），从中可以见出作者思考问题的深度与广度。

“内外结合”的研究方法和思考路径是本书第二个明显的特色。文学创作是一种关乎审美的艺术书写，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既具有自己的独立性，又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文学文本无论以何种体裁呈现，都必然要遵循其内在的结构规律。这一点尤其适

用于诗歌这一需要运用语词构成意象、以凝练化的语句表达意义、特别是讲究韵律特点的文体。但是作为研究对象的既成文学文本，其所反映和折射的，又是一个与作者和外部世界相联系的聚合性场域。因而既立足于文本的审美逻辑分析，又将之与诗人的传记研究和时代精神、文化思潮等历史语境的考察相结合就应该是研究方法上的必然选择。本书的研究以叶芝的 374 首抒情诗和近 10 首的戏剧诗、叙述诗为对象，一方面深入到诗歌文本的内部结构中展开分析，另一方面又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了诗歌文本所产生的具体历史文化因素对文本意义的解读。如在第二章分析文本的具体特点时，光安发挥了其出身英文专业的优势，采用了国际英语学界叶芝研究的通行做法，从诗歌原文特征出发，糅合、化用了多种批评方法，对叶芝诗歌展开了多角度的文本细读。特别应该肯定的是，光安对多首诗歌的分析，没有像通常所见到的诗歌类批评文字那样，显示出碎片化的泛泛评论的弊端，而是以主题为核心，对叶芝众多的诗歌作品进行了合理的分期和归类。在此基础上，他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结合起来，对诗人最具代表性的诗歌予以深度论述，逻辑上相当严谨，内容上不乏洞见，观点上时有创新。

此书的第三个特色可能较难为读者所察觉，但是或许是因为师生之间了解较多的缘故，我在阅读书稿时却常常能够体会到这一点，那就是体现在字里行间的一种现实的、本土化的情怀。换言之，通过对叶芝诗歌的研究，特别是通过探讨叶芝创作与爱尔兰文艺复兴之间的关系，光安希望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特别是文学创作提供一种经验和借鉴。比如第四章和第五章的部分内容就引发这种联想。在探讨《1916 年，复活节》等诗歌时，作者花了较多篇幅来论述叶芝从思想发展到诗歌创作艺术上的转变这一重要问题。他指出，叶芝在现实政治上支持爱尔兰民族独立的立场，是促使其思考如何通过文化上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推动民族复兴的一个重要动因，而由此又影响到了叶芝诗歌创作的内容与风格。诗人思考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回到本民

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中去寻觅民族精神的源泉和力量，而在创作上，即表现为诗人身体力行地从爱尔兰古代神话、历史传奇、民间传说中汲取营养。叶芝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一种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的创造性、叛逆性的吸收。它们成为诗人创作文本的架构或者素材，映照了诗人的现实经验与思考。正是这样的一种创造性对待传统的态度，成就了诗人不朽的诗艺。联系到当前国内文坛上关于传统文化复兴和外国文学界关于域外文学研究对国内文化建设意义的讨论，光安的思考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叶芝是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概而言之，其获奖的原因在于叶芝以其富有灵感的诗歌，以高度艺术化的形式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精神。正如获奖词中所言：“他在爱尔兰民族中所寻求的不是被现代需求刺激起来的民众，而是从历史中发展而来的精神本质。他希望唤醒它，使之变成更为自觉的生命。”“当这种艺术达到最高峰时，它便具备了绝对的魔力，但是却不易把握。它的确常常是相当晦涩的，要理解它还需费一番心思。这种晦涩部分在于实际内容的神秘主义，但也许同样在于凯尔特人的气质。凯尔待人气质的显著特点似乎是热情、细腻和渗透力，而不是清晰明了。然而那个时代的倾向可能也起了相当的作用：象征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主要被吸收来完成寻找大胆适用的词语的工作。”^①叶芝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他对诗歌艺术的孜孜以求和不断探索，以及诗歌这种艺术形式本身在传达和表现“精神本质”上的“含混性”，既给研究者留下了极大的阐释空间，也使研究具有了相当的难度。在叶芝研究、特别是国内研究尚十分匮乏的情况下，光安所做的工作，一方面其学术价值和贡献有目共睹；另一方面，这也决定了本书的内容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深入之处。例如历史循环论是探讨叶芝历史哲学时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本书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在对叶芝历史循环论的思想来源进行论述时，本

^① 佩尔·哈尔斯绅姆：“颁奖词”，柯彦玠译，载《叶芝诗集》，叶芝著，傅浩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57，858页。

书对前人与叶芝之间思想关系的梳理还应更加细致和深入，比如普罗提诺的循环论究竟对叶芝循环论产生了哪些具体的影响。

光安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是他对学术研究的热情、执着和严谨。在读博时他一心向学，克服了生活和工作上的种种困难。我们之间一次次的交流、讨论，他在境外访学获得收获向我报告时欣喜的语调和表情，这一切都历历如在眼前。如今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终于出版了，我向他表示衷心祝贺，也期待他今后坚持读博时的劲头，将叶芝研究（不仅是诗歌，还有戏剧与散文）乃至整个爱尔兰文学研究继续扎扎实实做下去，取得更多高质量成果，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是为序。

2016年6月26日于南开

目 录

第一章 叶芝诗歌研究与爱尔兰历史文化	1
第一节 叶芝生平与创作	2
第二节 叶芝诗歌国内外研究综述	5
第三节 叶芝诗歌与爱尔兰历史文化传统	17
第二章 叶芝早期诗歌中的个体与民族文化身份	33
第一节 从《十字路口》到《苇丛中的风》——个体身份的 寻求	33
第二节 “走向曙光”——民族文化身份的寻求	72
第三章 叶芝中期诗歌中的爱情与政治身份	100
第一节 叶芝中期诗歌中的爱情身份解读	102
第二节 叶芝中期诗歌中的政治身份解读	126
第三节 爱情与政治身份转变的时代与个人背景分析	152
第四章 叶芝后期诗歌中的哲学身份	169
第一节 叶芝后期诗歌代表作品分析	170
第二节 叶芝历史循环论的思想来源	203
第三节 叶芝诗学思想的独特身份	221

第五章 “奔向乐园”——叶芝的爱尔兰身份	226
第一节 叶芝各阶段诗歌主题身份综括	226
第二节 叶芝诗歌中的爱尔兰身份	230
参考文献	253
后 记	262

第一章 叶芝诗歌研究与爱尔兰历史文化

1923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曾被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T. S. 艾略特誉为“20 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而另一位现代主义文学大家埃兹拉·庞德则称其为“唯一值得认真研究的当代诗人”^①。叶芝一生共创作 374 首抒情诗、8 首叙事诗和戏剧诗，另有戏剧、散文和小说若干。叶芝的主要艺术成就在于诗歌，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认为他的诗歌以一种高超的艺术形式表现了爱尔兰民族的精神。对于叶芝诗歌的研究，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已经开始，国外最早的研究者有埃德蒙·威尔逊等。叶芝的诗歌也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被译介到中国，对一些现代诗人产生了影响。时至今日，叶芝诗歌研究经历了从文本细读到文化诗学等阶段，角度涵盖文学批评、历史批评、哲学思考等。相比较而言，国内叶芝诗歌研究在范围、深度上都逊色于国外。

从主题来看，叶芝诗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诗歌以书写个人艺术和主体身体的焦虑和探求、对民族文化身份的探求为主，中期诗歌以爱情和政治类诗歌为主，后期诗歌则多以哲学思考为主。通过对其不同时期代表性诗作的分析，可以探求出叶芝表现不同身份的努力，

^① 叶芝：《叶芝诗集》，傅浩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序第 19 页。

即以主题为归类的标准,以身份为分析的指归^①。本书所用方法为形式诗学与文化诗学的结合,即以叶芝不同阶段的代表性诗作为文本细读的对象,以爱尔兰历史文化和诗人经历为考察的视角。由于历史原因,爱尔兰的历史和文化,尤其是近代以来的文学,往往被视为英国文化或文学的附录而不彰。实际上,爱尔兰古代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异常丰富,在基督教传入之后也一度成为保存因罗马帝国衰亡而逐渐式微的基督教文化的重要据点。虽然自12世纪起,爱尔兰屡屡遭受英国侵略,但盖尔文学却并未断绝。1800年,爱尔兰正式并入英国,成为殖民地,从那时起,争取民族独立和复兴的运动也就从未停歇。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叶芝开始创作诗歌,并逐渐达至诗艺的顶峰。因此,谈论叶芝诗歌就不得不谈到诗人的经历与爱尔兰的历史文化背景。

第一节 叶芝生平与创作

叶芝于1865年6月13日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距离对爱尔兰历史和人口产生巨大影响的“爱尔兰大饥荒”开始(1845)大约20年的时间。叶芝祖上是从英国移民至爱尔兰的新教徒,有家族地产,历代祖先中多有担任圣职者。叶芝的曾祖自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毕业后,曾一度担任斯莱戈郡鼓崖地区的主教。叶芝祖父同样毕业于圣三一学

^① 英文 identity 一般译为“身份”,但也有译为“认同”的,这两者有时可以通用,但有时又有区别。保罗·利科认为存在两种类型的认同:其一指“自我在某一个既定的传统与地理环境下,被赋予认定之身份”,即“固定认同”;另一种指的是“通过文化建构、叙事体和实践的积累,通过主题的叙述以再现自我,并在不断流动的建构与斡旋中形成的叙述认同”。参见廖炳惠:《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第129页。本书所用的“身份”概念即属于上述第二类,即诗人通过抒写(即某种意义上的叙述)某一类主题的诗歌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态度和观点等。

院，后进入爱尔兰新教教会。叶芝父亲约翰·巴特勒·叶芝步祖辈履迹，入圣三一学院学习，但他对成为教会执事不感兴趣，于是选择法律为专业，之后又厌倦成为律师，转而从事绘画。叶芝外祖家门第显赫，是斯莱戈郡的富家大族，广有航运、磨坊产业。

对幼年叶芝影响至大的是父亲和外祖一家。由于父亲不善经营，以致不断变卖家族地产，家庭收入也日渐拮据，叶芝一家不得不在都柏林、伦敦、斯莱戈之间来回搬移。即便如此，约翰·叶芝也十分重视儿子的教育，往往亲力亲为。与伦敦艺术界颇有联系且受先拉斐尔派^①影响颇深的约翰自然对儿子艺术观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斯莱戈地区民风素朴，人们钟爱民间传说，使得少年叶芝对爱尔兰民间故事、神话和传说颇为痴迷。叶芝于1884年进入都柏林大都会艺术学校修习绘画等艺术，结识好友乔治·拉塞尔（又名A.E.）。1885年叶芝的两首抒情诗发表于当年3月的《都柏林大学评论》，肇始了作家一生的写作生涯。受亲友及当时流行于都柏林、伦敦的风气影响，叶芝迷上秘术，其一生诗歌颇具“神秘”韵味。1889年叶芝出版第一本诗集《乌辛漫游记及其他》（*The Wanderings of Oisín and Other Poems*，该诗集中的全部短诗外加两首谣曲后来结集为《十字路口》出版）。自此之后，叶芝一生笔耕不辍，创作出异常丰富、深邃的抒情诗、叙事诗和戏剧诗^②。其抒情诗集按时间顺序计有：《十字路口》（*Crossways*，1889）、《玫瑰》（*The Rose*，1893）、《苇丛中的风》（*The Wind Among the Reeds*，1899）、《在那七片树林里》（*In the Seven Woods*，1904）、《绿盔及其他》（*The Green Helmet and Other Poems*，1910）、《责任》（*Responsibilities*，1914）、《库勒的野天鹅》（*The Wild Swan at Coole*，

① 即“拉斐尔前派”，本书从董桥先生“先拉斐尔派”之说。详见第33页注释①。

② W. B. Yeats,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 B. Yeats*, ed. by R. J. Finnera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96, p. xxiv. 叶芝在世时曾不断地对自己的诗歌进行修改，因此不同版本的诗作选集中会出现不同的诗歌顺序，甚至不同的标题。本书采用权威叶芝研究专家费纳然的叶芝诗歌全集为原文依据。

1919)、《迈克尔·罗巴蒂斯与舞者》(*Michael Robartes and the Dancer*, 1921)、《塔堡》(*The Tower*, 1928)、《旋梯及其他》(*The Winding Stair and Other Poems*, 1933)、《帕内尔的葬礼及其他》(*Parnell's Funeral and Other Poems*, 1935)、《新诗》(*New Poems*, 1938)、《最后的诗》(*Last Poems*, 1938-1939)^①。叶芝代表性的叙事诗和抒情诗有《乌辛漫游记》(*The Wandrings of Oisín*)、《梅芙女王的老年》(*The Old Age of Queen Maeve*)等。1923年因为“他那永远富有灵感的诗歌,以一种高度艺术的形式表现了整个民族的精神”^②,叶芝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除诗歌外,叶芝还创作了大量的戏剧,代表作有《心愿之乡》(*The Land of Heart's Desire*)、《在鹰井畔》(*At the Hawk's Well*)等。叶芝代表性的小说有《红发罕拉汉系列故事》(*Stories of Red Hanrahan*)等,影响广远的散文集则有《凯尔特的薄暮》(*The Celtic Twilight*)和《隐秘的玫瑰》(*The Secret Rose*)等。叶芝于1925年出版的《幻象》(*A Vision*)是其一生哲学思想的总结,也是解读其诗学思想的一把钥匙。在这部著作中,可以发现叶芝将印度教思想与佛教密宗、犹太教神秘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凯尔特灵魂转世说等融为一体,形成自己独特的哲学观,其核心思想就是历史循环论或“螺旋论”。

叶芝自艺术学校毕业后,曾先后担任过几家报纸的编辑。后来结识格雷戈里夫人,经济方面稍有保障,才开始专心创作。19世纪末,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叶芝与辛格等人逐渐成为运动的领袖。叶芝先是与几位诗友成立“诗人俱乐部”,之后不久成立爱尔兰文学协会。1891年叶芝等人在都柏林成立民族文学社,由叶芝好友欧李尔瑞任社长。1896年叶芝加入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又于4年后退出。1897

① 本书所引用的叶芝诗歌汉语译文出自傅浩先生的译本,分别为叶芝:《叶芝诗集》,傅浩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叶芝:《叶芝精选集》,傅浩编选,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叶芝:《叶芝抒情诗选》,傅浩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在引用时对译文的个别字词做了改动。其余尚未有汉语译文的为笔者自译。

② 叶芝:《叶芝精选集》,傅浩编选,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编选者序第1页。

年叶芝与格雷戈里夫人等筹建爱尔兰民族剧院，并于两年后为首次演出进行彩排。1902年，爱尔兰民族戏剧社成立，叶芝担任社长。两年后，阿贝剧院开张，叶芝担任剧院经理兼舞台监督。自此，剧院事务成为叶芝主要的社会活动内容。1914年，英国议会通过《爱尔兰自治法案》，旋即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暂停执行。“一战”中叶芝好友格雷戈里夫人之子罗伯特·格雷戈里逝世于意大利前线。1916年爱尔兰都柏林发生“复活节起义”，叶芝在诗歌中谴责英国，赞颂起义者。1918年爱尔兰发生“黑褐之乱”，之后又陷入内战。1922年战争告一段落，爱尔兰成为自由邦。1923年叶芝成为自由邦参议员，直至1928年因健康原因不再担任。

1889年叶芝初识爱尔兰革命人士毛德·冈，为其美貌所吸引。之后多年叶芝便陷入对毛德·冈无望的恋爱中，多次向其求婚被拒。除格雷戈里夫人之外，叶芝还结识奥莉维亚·莎士比亚、弗洛伦丝·法尔等女性好友。1911年，叶芝结识乔吉·海德-李斯。1916年叶芝再次向毛德·冈求婚，被拒。次年叶芝向其女儿伊秀尔特求婚，被拒。1917年10月，叶芝与乔吉在伦敦结婚，终于迎来了稳定的爱情和家庭生活。1919年，女儿安妮出生。1921年，儿子麦克尔出生。叶芝晚年经常与妻子在欧洲大陆讲学、旅游。1939年叶芝在法国开普马丁去世。1948年，叶芝遗体由爱尔兰海军巡洋舰运回爱尔兰，按照他在诗歌《布尔本山下》中的遗嘱，葬于斯莱戈的鼓崖墓园。

第二节 叶芝诗歌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外的叶芝评论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主要阵地在英国和美国。最初的评论集中于“新批评”派诸位大师，如布鲁克斯、布鲁姆等，后来范围日渐广泛，有的从互文性角度研究叶芝与同时代作家的关系，

有的从历史诗学的角度研究叶芝与文艺复兴的关系、叶芝诗歌中的希腊和罗马主题，有的从文化角度研究叶芝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关系。21 世纪以来的叶芝研究又有回归文本评论的趋势。国内对叶芝作品的译介起步相对较晚，虽然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就有对叶芝个别诗歌的译介，但真正成规模的译介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的。国内对叶芝及其作品的研究也比较零散，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有标志性的著作出现，即傅浩于 1999 年出版的《叶芝评传》。进入 21 世纪以来，叶芝诗歌研究的论文、专著日益增多，角度也相对扩大，但仍以研究抒情诗为主，对叙事诗或戏剧诗研究较少。

一、国外研究综述与现状

国外对叶芝诗歌的研究已然成熟，且代表性成果代有出现。在叶芝在世时就有对诗人及其作品的评论，代表性的著作是霍拉修·克兰所著《叶芝与爱尔兰文艺复兴》，初版于 1904 年。就诗歌而言，此书讨论的对象主要集中于叶芝 1900 年之前的作品，也就是后来编辑为《十字路口》《玫瑰》和《苇丛中的风》中的诗歌。在叶芝研究史上，克兰最先提出将爱尔兰文艺复兴作为欣赏叶芝作品的背景。熟悉这一背景，就能明了叶芝如何将爱尔兰生活融入文学，如何为凯尔特文化发出新声。克兰还认为，要想充分理解叶芝作品，就应当对神秘主义和象征主义（mysticism and symbolism）有充分认识^①。此书只讨论了叶芝的早期诗歌，即使之后出版的版本也没有对叶芝中、后期的作品有所评论。

国外较早研究叶芝且影响较大的是一些新批评学者对叶芝诗歌的研究。

埃德蒙·威尔逊是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他于 1931 年出版《阿克瑟尔的城堡》，该书的第一章就是对叶芝及其作品

^① H. S. Kran, *Preface: William Butler Yeats and the Irish Literary Revival*, New York: Haskell House, 1966, p. vii.

的评论。威尔逊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新批评家，但他在此书中的分析方法与新批评相近。威尔逊此书主要探讨诗歌中的象征主义（其中又以法国象征主义为主），他认为是叶芝把象征主义带进了爱尔兰，并为其注入新的元素，从而产生特别的风味，与欧洲大陆的象征主义风味不同，但也有些相似之处^①。威尔逊认为叶芝早期善于从爱尔兰神话中寻找意象，诗歌显得“光影迷离”，后来开始有意识地转变，中期诗歌变得“准确和刚硬”，晚年又回归到爱尔兰神话般的梦境中，而且是“以细腻清晰的形象把它表达出来”^②。威尔逊主要还是从叶芝诗歌中意象与象征的关系来展开论述的。

英国著名诗人奥登在叶芝去世之后的两年中，以一首诗歌和一篇散文对叶芝有所评述。在名为“纪念叶芝”的挽歌中，奥登认为叶芝描写强烈情感的天赋掩盖了他思维不足的缺陷。在名为“公众与刚去世的叶芝先生”的文章中，奥登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③。奥登以诗人的身份解读叶芝，聚焦于叶芝作品尤其是诗歌中的叙写技巧，其分析角度主要基于奥登本人的左翼思想。

柯林斯·布鲁克斯是新批评研究中对英语诗歌研究着力较多的学者。他于1947年出版《精致的瓮》，其中以专门一章讨论叶芝的诗歌。在此书第十章，布鲁克斯以“肌质”（texture）理论探讨叶芝诗歌，认为叶芝在例如《在学童中间》这样的诗歌中表达了“诗本身的肌质提供了理论所受的任何限制”（即诗歌本身的许多方面是无法用某种固定的理论来进行阐释）的观点^④。布鲁克斯还用反讽、语境等概念来阐

① 埃德蒙·威尔逊：《阿克瑟尔的城堡》，黄念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第21页。

② 埃德蒙·威尔逊：《阿克瑟尔的城堡》，黄念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第21页。

③ D. Holdeman,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W. B. Yeat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8, p. 118.

④ 柯林斯·布鲁克斯：《精致的瓮》，郭乙瑶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69页。